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中国社会治理智库丛书·民俗学系列 (2018)

Social Governance Think Tank

民俗学前沿研究

萧放 朱霞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社会治理智库丛书·民俗学系列

民俗学前沿研究

萧放 朱霞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学前沿研究 / 萧放, 朱霞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中国社会治理想库丛书. 民俗学系列)

ISBN 978-7-100-15661-5

I. ①民… II. ①萧… ②朱… III. ①民俗学—文集
IV. ①K8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5090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治理想库丛书·民俗学系列

民俗学前沿研究

萧放 朱霞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661-5

2018年3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2

定价: 56.00元

目 录

日本民俗学的特色

- 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一 1
 - 一、关注行为研究 2
 - 二、关注历史变迁 5
 - 三、对语言的重视 7
 - 四、深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9

日本民俗学的形成

- 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二 15
 - 一、发现“民俗” 15
 - 二、柳田国男的出现 21

后柳田时代的民俗学

- 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三 32
 - 一、民俗研究所关闭后关于民俗学发展动向的讨论 33
 - 二、学院派民俗学的形成 34
 - 三、民俗学的方法转换与新视野 39
 - 四、文化财保护、博物馆与民俗学 42
 - 五、对柳田国男及日本民俗学的批判 44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

——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 45

一、对柳田国男与民俗学的批评 45

二、都市民俗学与现代民俗学 48

三、民俗主义 52

四、超越“一国民俗学” 59

五、重归“在野之学” 60

论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61

一、文化的定义、分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特点 61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措施 66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66

四、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69

谈谈实践民俗学 79

一、为什么单独提出实践民俗学? 79

二、从学科史来看,民俗学的主流是理论研究,不是实践研究 82

三、谁的实践或谁在实践? 83

四、为什么需要实践民俗学? 87

五、实践民俗学是站在先验立场的民俗学 88

六、实践的民俗学是反思的民俗学 94

七、实践民俗学是批判的民俗学 99

八、实践民俗学是未来民俗学 100

当代中国的生活革命与民俗学的“乡愁” 103

一、“生活革命”是什么? 106

二、持续的现代进行时 113

- 三、审美的乡愁弥漫中国 118
- 四、家乡民俗学与乡愁 122
- 五、现代民俗学需要超克乡愁 125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意与学问

- 在乡愁与大都市梦想之“前”的实践民俗学 128
 - 一、陌生人原则和熟人原则：先验与准先验知识 128
 - 二、实践论的“爱人如己”与认识论的“推己及人” 134
 - 三、《一件小事》：实践目的论的精神现象学转变 139
 - 四、作为先验原则和方法的家乡共同体与都市社会 148

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 160

- 一、日常生活与民俗学 161
- 二、日常生活的民俗学 162
- 三、日常生活民俗学的核心问题 165
- 四、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 168
- 五、总结性的陈述 172

家乡民俗学：历史、伦理与方法 174

- 一、“家乡”的概念 174
- 二、家乡民俗研究构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流派 178
- 三、科学主义视角下家乡的对象化及民俗学的先天悖论 184
- 四、学术范式的转换与家乡民俗学合法性的确立 193
- 五、家乡民俗学研究中的伦理与方法问题 196

“表演研究”的思想起源 204

- 一、转向“交流”的行为科学 206

- 二、民俗交流的社会基础 208
- 三、民俗表演的必要条件 210
- 四、“讲述的民族志”：一种描述性的理论 211
- 五、“讲述的民族志”：一种描述性的方法 216
- 六、结语 222

理解“表演研究”的三篇经典论文 223

- 一、表演：作为一种讲述模式 224
- 二、“文本化”与“去（再）语境化”：“表演研究”的理论突破 233
- 三、“类型的文本间性”：表演与权力 247

后 记 255

日本民俗学的特色

——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一^①

〔日〕福田亚细男

王京 译

鞠熙 贾琛 整理^②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曾经多次在北师大与民俗学者进行交流，并且有幸与钟敬文先生会面并探讨很多话题。北师大的民俗学专业去年转到社会学院，有了新的开始，我很感动；看到中国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繁盛状态，我也非常羡慕。北师大一直作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中心，相信以后会取得新的进步，也非常感谢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重要的地方讲述自己的一些经验。

今天第一讲，我想讲一下日本民俗学的特点。日本民俗学的特色，也就是说日本民俗学不同于其他国家民俗学的一些特点，我列了四条：第一个特点是

① 本文根据福田亚细男教授于2016年4月1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

② [作者简介] 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AJIO），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纪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担任日本民俗学学会会长，历任武藏大学教授、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研究部教授、新潟大学和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科教授等职。其研究内容广博，涉及历史民俗学、都市民俗学、地域民俗学、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等，出版著作近20部。

[译者简介] 王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整理者：鞠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贾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日本民俗学比较关注行为；第二个特点是关注历史或者历史变迁；第三点理解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即日本民俗学重视语言；最后一点是日本民俗学与柳田国男的联系非常紧密，它呈现的特色与柳田国男的研究也有关。

一、关注行为研究

19世纪中期，民俗学在欧洲出现。它主要关注口头传承，将讲述者的讲述内容记录下来进行研究和探讨。比如大人经常会给小孩讲《格林童话》。《格林童话》在德国的研究，就是以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为中心进行的。当时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也是以民间故事为基础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芬兰学派的研究，它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应该说最近的民俗学受美国民俗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民俗学也比较关注口传、歌谣和故事。如果是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族群中会有流传时间很长的民间故事。但是美国众多的人口是从欧洲、中南美洲移民过来的，他们本身并不是美国人。所以美国的历史比较短，这种需要有较长历史积淀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说资料不足，如果要进行有很长历史传统的研究，就需要回归欧洲或者非洲。所以美国的研究比较关注现代，关注经验当中的内容，尤其注重口头传承。

美国民俗学传到日本之后，对日本民俗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术语也固定下来，比如都市传说这个领域。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口口相传的流言、怪异题材等都在都市口头传承当中，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比较受欢迎。但是日本研究关注的主流并不是口头传承，而是行为，它更关注通过行为显示出来的民俗事象。

对于中国的民俗学，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感觉应该和欧美有相似之处，也是以口头传承为起源的。比如说我1985年和中国学者接触，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领域也是口头文学，比如故事、传说、诗歌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中国交

流的日本学者中大多数都是研究民间故事的，或者研究中国的。像我这种不研究口头传承，也不研究中国的学者来中国交流，在当时比较少见。随着之后到中国的次数增多，我发现中国民俗学的内容和方向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在社会学下重新开设民俗学，应该是象征性的事件。

日本民俗学的主流基本放在行为的研究方面。比如说一年当中的节日，如日本的神社祭祀、信仰仪式等，以及社会制度，如村落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协同等都是民俗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另外，关于生产活动也有很多研究，比如农业方面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等。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中国民俗学也是这样一个范围。我个人感觉，中国民俗学是从口头传承开始，发展到现在转变为对行为的关注。但是日本的情况是从一开始就关注行为，而不是从口头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在日本，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有，但是人数很少，在整个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而且，在日本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大多数并不自认为是民俗学者，而认为是从事民俗学之外的文艺或者文学的研究。

在柳田国男的理论中，他将民俗资料分为三类：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但这三类之间存在逻辑不统一的状况。第一类，有形文化是能够用眼睛看到的，而不仅是物质的文化。物质的东西，如工具、建筑等都是可以看见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的一年当中的节日活动、仪式过程也是可以看见的，它们也属于有形文化。可以说民俗调查资料的大部分都在这个类别之中。第二类，语言艺术是耳朵听到的东西，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口头传承，包括故事、歌谣等，它虽然作为第二类与其他两类并列，但是实际上比重很小。第三类，心意现象是不能用眼睛看到或者耳朵听到的，只能用心来感受的民俗。用现代的表述来说，是关于意识、感觉、感情、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柳田国男强调第三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要通过第一类的调查和研究逐步接近对第三类民俗的了解。但事实情况是，柳田国男虽然对第三类列举了一些，但后来的研究者很难到达第三类的深度，也可以说是力量不济吧。

从理论构架的角度,民俗资料大致分为这三类。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民俗研究的主要精力和内容还是在第一类。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日文的“民俗”一词与英文当中的“民俗”有很大的区别。在日本说到民俗的时候,主要指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容。像民间故事、都市传说、流言、民歌这些内容都不被认为是民俗,它们一般用英文中的 *folklore* 表示,并且是用片假名写出来的,比如“出租车司机的 *folklore*”,而不是“民俗”一词。所以在日本,民俗给人的印象就是实际的行为。

既然是人们的行为,那么一定是能见得到的,所以人们能拍摄照片、速写、做成图像。在世界其他国家比较少见的是,日本有很多利用照片、绘画、图像来记录民俗或者研究民俗的成果。这里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出版物。《日本民俗图录》(1955)和《图说日本民俗学》(2009)是通过搜集各种照片来说明日本的民俗。还有一类是通过绘画或图像来说明,《年中行事图说》(1953)和《图解指南·日本的民俗》(2012)是典型的例子。另外,日本历史上有一种绘画类别叫作绘卷或者画卷,是在11世纪到15世纪比较盛行的美术形式,它通过画



图1 《日本民俗图录》中的一页

这本书以照片展示民俗。图中照片为“若者宿”的情况。在日本西南地区太平洋沿岸,青年满15岁后要离开自己的家一起去外边住,照片展示了青年住宿的建筑以及里面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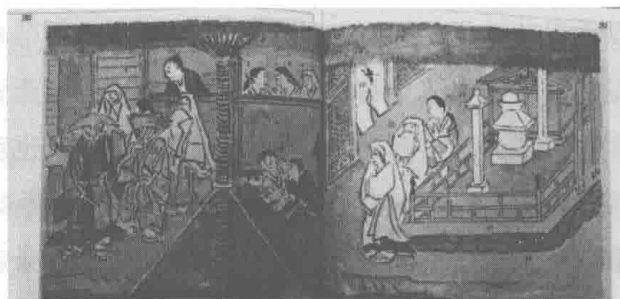


图2 《以绘卷为资料的日本常民生活图典》中的一页

本书是从绘卷中辑录出民俗有关事项,为平凡社出版。该书上面是标有数字的绘卷,绘卷下会将与数字对应的动作、物品等进行注释与说明。

卷来讲故事。把这些绘卷当中与民俗有关的内容截取出来、整理而成的研究成果，就有我们这里列举的《以绘卷为资料的日本常民生活图典》（1968）。以历史上存在的绘画、美术作品来构筑民俗世界，是只有在日本能够取得成功，还是在其他地区也可以形成普遍的方法，这是我们目前研究的课题。像我本人参与的一项研究，是通过乾隆时期的《姑苏繁华图》风俗画卷来构筑民俗，目前做出了一些成果，也有些有意思的发现。

就像这样，用照片、绘画、图像来研究、展示民俗，在日本有很深的土壤。美国似乎找不到类似形式的书。中国似乎也是如此，可能在社会史、历史方面的书里会使用一些图像材料来表示。但是现在仍然用图示来展示民俗的情况比较少。

二、关注历史变迁

世界各国民俗学都有这样一个倾向，日本尤其如此：对于历史，对于变迁非常关注。19世纪从欧洲兴起的民俗学也注重历史，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的民俗学，发生之初都有起源论的倾向，希望寻找事物最开始发生时的状态。但随着之后民俗学的发展，尤其因为柳田国男的个性，日本民俗学从关注起源转变为关注历史变迁过程。而之后的欧洲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则逐步脱离了历史的指向，更加关注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民俗。但是在日本，也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主张民俗学要和历史说再见。我今天讲的实际是老派的日本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为了能够了解变迁及其发生的情境，在方法上也做了一些努力。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以现在还存在的民俗现象为基础或资料来理解过去。当然，也有像《以绘卷为资料的日本常民生活图典》一样从过去的资料中了解过去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方法，在日本民俗研究中占的比重很小。

应该说，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一些学者，比较关注现在，注重从现在的民俗中发现历史。而另外一个文化中心京都，更偏向于从文献中寻找资料，理解

民俗的发展。比如说,关于葬礼,如果是东京学者,就偏向于从葬礼的进行过程、制度方面去思考历史。而以京都为中心的学者,也会去看现在的葬礼是如何进行的,但研究的主要资料是来自于过去的文献,比如说,将11、12世纪到15世纪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和墓葬相关的资料提取出来,来重构历史的变化。但是,京都这一派随着研究人员的老龄化,势力逐渐衰弱了。所以从日本民俗学的主流来说,还是注重从现在的现象中重新发现过去,而确立了这样一个特点的正是柳田国男。

那么,到这里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如何从现在的民俗中重构过去的历史?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日本民俗学比较关注各地之间的地域差别,从这种地域差别中去发现时间的变化与事象的变迁。这个思路在第二讲会详细介绍。

既然是从地域差别中发现时间,当然研究就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地方,所以很多学者采取的方法是从全国搜集数据和资料,并对之进行比较和研究。日本列岛的领土比较狭小,有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也比较容易实现。从各地收集资料集中在一起,存在很多问题,这些资料是否能重构历史实际上是存疑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这种方法的批评比较强烈。这以后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逐渐减少,这一点会在第三讲中细致介绍。

刚才提到历史。一般提到历史,大家会认为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尤其是历史学者多持这个观点。对于日本民俗学者来说,当然整体而言历史有进步发展的意思,但是具体来说,并不是所有变迁都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所以,民俗学理解的历史和历史学理解的历史是不同的。

补充一点关于民俗学的误解。刚才说到民俗学者比较关注变迁,但是社会上大家的印象是民俗关注的是亘古不变的东西。有一些民俗学者也用这样的表述:研究日本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因为这些学者的发言,民众的认识也比较倾向这方面。而所谓研究不变的东西,或者固有的东西,并不是日本民俗学固有的立场。但是,民俗学者到地方调查时,可能就是比较关注古老的东西,所以人们也会认为民俗学是去发现地方上保留着的古老事象。另外有一些民俗学者在写入门或概论的书时,也会有研究古来的传统,研究日本特有文化,研究

日本民族的民族特性这样类似的表述，但是从柳田国男以后的民俗学主流来说，或者说正式见解而言，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柳田国男本人对这些说法也提出过批评。与这相关的内容，后面还会讲到。

三、对语言的重视

第三个特点是日本民俗学比较重视语言。说到语言，大家的理解和日语语境的理解或者民俗学的理解不太一样。日本的民俗学者到地方去调查，一定会问某某东西在当地是怎么称呼和表述的。在特定的地方，当地人在表述内容时，所使用的特定表述或者词汇被称为“民俗词汇”。民俗词汇是在一个地方有很深的历史传统的词汇，而这个词汇在各地之间的使用并不一致。

一种理解是说日本原来没有文字而使用汉字作为表述方式，后来通过民俗词汇来排除汉字的影响，寻找在排除汉字的情况下理解日本情况的可能性。汉字的发音和含义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今天我们使用的日语里有很多汉语的词汇，大家可能觉得和汉语的发音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当时它是尽量模仿汉字的发音而形成的。另外，日本并不只是把汉字按照本身的读音，或者接近的读音读出来，还存在另外一个方式，即用汉字来表示一些本来就存在的词汇，这是因为觉得本来使用的词汇，与某些汉字的词汇和意思比较接近，就借用这个汉字来表示。所以，日本的汉字有两种读音，一种是模仿中国的发音和读法，在日语中叫作“音读”。另外一种是用汉字表示原来存在的词汇，这样一类叫作“训读”。对于中国朋友来说，汉字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字和音是对应的。但是日本几乎所有汉字都有两个读音，一个是音读，一个是训读。有的字还更加复杂，因为可能保留了不同时代的读音，所以一个字可能出现好几个音读。另外一个情况是，在借用汉字表达原来词汇的时候，几个不同的词汇会用相同的汉字表达。在民俗学中，比较重视的是“训读”，即虽然有汉字的标记，但是内涵是原来的词汇。像这样表示一个现象、一种事物的日本传统词汇在各地

之间有差别，学者汇聚这些差别，来探寻事物的变化。

日本民俗学本身也有国学的性质在里面。国学在 18、19 世纪非常盛行，可以说是学术，是思想，也可以说是一场运动。可能之前，人们认为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在很长的历史中受到中国的影响，以及通过中国的中介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国学者们认为如果能排除儒学、佛教的影响，就能看到真正日本的传统。可以说，日本民俗学产生的背景或者基础受到国学的很大影响，所以日本民俗学是排斥汉字，主张记录纯粹日语的表述词汇。在记录这些民俗词汇时，也不使用汉字，而是用片假名。比如，《综合日本民俗词汇》就是从各地搜集的民俗词汇经过编辑而成，共五卷，基本上是字典的形式，对词汇的使用语境、使用含义进行注解。在这个地方需要区别的是，它看上去是方言，但是和方言字典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要解释语言，特别是民俗词汇和民俗学有日语的独特语境，在另外一种语言下解释清楚就比较困难，我尝试一下。现在的标准日语里有“オヤコ”（oyako）这样一个词，写成汉语是“亲子”。日语标准语中“オヤコ”（oyako）是孩子和亲生父母之间这种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子，应该说绝大多数日本人只知道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到各地调查，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亲”（オヤ，oya）和“子”（コ，ko）。那么，将日本各地“オヤ”（亲）发音的词都收集起来，就能得到一个整体的一般性概念：它不是亲生父亲或者母亲的意思，而是劳动之中的统率者。同样，“コ”（ko）这个发音在各地总结起来，它更多强调实际承担劳动任务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劳动者。在各地并不是单独使用“オヤ”（oya）或者“コ”（ko），而是会加上描述或者限定的词，所以有各种形式的“オヤ”（oya）。比如说打鱼的使用渔网，渔网念 ami，渔业组织首领就会是 amioya，写成汉字就是“网亲”了，劳动力就会变为“网子”，amiko，在地方上还会出现失音的现象，读作 ako。

另外一个情况是和劳动组织稍微不一样的，在亲戚关系中，所有的亲属关系都可以使用“亲”和“子”，而不仅限于直接血缘的亲子。把全国各地的“亲”和“子”收集起来与标准语的“亲”和“子”的范围、内容进行比较，得

出的结论是：亲子在历史上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主要是从劳动组织的角度出现的这个词，劳动统率是“亲”，他之下的都是“子”。这说明原来的大家族中，整个亲戚范围是在一个劳动组织中生活的，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小家庭。原来在各地作为民俗词汇的“オヤ”（oya）和“コ”（ko）并没有对应的汉字，随着大家庭到小家庭的变化，限定为亲生血缘关系之后，它们才对应起了“亲子”这两个汉字，并且固定下来。这也反映了日本民俗学到地方去调查，研究民俗词汇本身的发言和读法，而排除汉字影响的倾向。

刚才所举“亲子”的例子，它的发音在各地是相同的，只是指代的内容有所不同。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内容是一致的，但是各地称呼和表述不同。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或者更年轻的学者，可能没那么重视这种现象，但是要说起民俗学和其他学问之间的区别，大家也基本都承认这是日本民俗学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做家庭研究的社会学者，可能并不关心各地如何称呼，而是关心实际的关系，以及可以讨论的实际信息。而我由于一直从事民俗学研究，调查时一定会问到这个词在当地究竟是如何表述的，调查报告也会以民俗词汇作为标题进行书写。因为如果对语言的敏感性或者说能力有所下降，从语言的角度发现新的东西便越来越困难。我认为这和第一点讲的日本民俗学重视行为，而且特别重视行为在当地如何使用词汇进行表达，这两点形成了一定的连贯性。

四、深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以上是日本民俗学与其他地方明显的不同。而造就了这样民俗学特色的，正是提到了很多次的柳田国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在第二讲会专门讲到这个问题。

柳田国男生于1875年，1962年去世。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柳田国男本人，但是远远看见过他。柳田在86岁左右最后一次演讲时，我在场，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演讲是在一个大讲堂中进行的，我到的时候讲堂中已经水泄不通，

我只能靠在最后面的墙上听。但是这场讲座到底讲了什么，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即使是这样，我这样的经历也算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是亲眼见过柳田国男的人。那么比我再早一代的，就每天都能见到柳田先生了，他们围绕在柳田周围，在其指示下，研究比较感兴趣的课题。

柳田国男在民俗学非常广泛的范围都有很多建树，写了很多文章。他最开始民俗学研究是在1908年，到1962年去世，有50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在从事著述、讲演等与民俗相关的活动。所以简单来说，柳田是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开拓了民俗学这块天地。

他在50年中写的书和文章，数量非常巨大。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柳田全集出版的时候，叫作《柳田国男集》，一般称作“定本柳田国男集”，共31卷，还有别册5卷，总计36卷，我上大学期间开始出版，每一本都有500多页，总量很大，不方便携带。所以后来又出了《柳田国男全集》，叫作“文库版柳田国男全集”，是口袋书。

在1990年代末期新出的《柳田国男全集》应该是最新的，大家可以看到封面写的36卷，别卷2卷，按计划应该是38卷，9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

最初出版的时候，还是按照计划的节奏，一个月一本，后来发现有很多新发现的资料，整理这些资料花费了很多时间，现在出了37卷，但是我觉得还不



图3 定本《柳田国男集》



图4 文库版《柳田国男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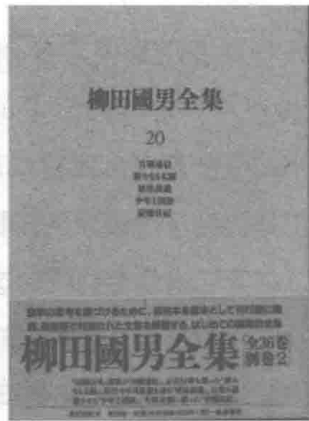


图5 決定版《柳田国男全集》